



集贤里怀古

□春燕

“如皋好，信步冒家桥，流水几湾萦客梦，楼台隔院似闻箫，往事溯前朝。”

1980年，园林大师陈从周，初往我的胞衣之地——江苏如皋。他寓居安乐家，一连数日，途经冒家桥，或抱河东行、或穿巷北过，漫步前往冒辟疆别业——水绘园。有感如皋胜景的古意、冒氏友人的旧谊，他填下前面这首小词。那条冒家桥北侧的古巷正是冒家巷，又名集贤里。

陈老归后又多次来如，饱览如皋美景，品尝如皋美食。余生稍晚，彼时才是低年级小学生，与陈老缘悭一面。不过，集贤里也留下我童年欣喜的足迹。每每放学，我和同学东行百余步，便至冒家桥。有时钻巷子，捉迷藏，大家不约而同拐入集贤里。百余间明清老屋，星罗棋布，分布于主巷、侧巷中。几条又长又仄的火巷，仅容一人通过。火巷其实便是大户人家的水巷，衔接厢房，便于下人提水救火。暮春初夏，暑假临近，我们像消防员演练一样，串入火巷，全力以赴，大闹一场。火巷尾、高门后，我们乘兴而藏，随心而逐；石鼓上、古井畔，我们夹腿而坐，侧身而躺。热气氤氲，汗水朦胧了双眼，高处的青藤绿叶缠绕着灰瓦黑纹，影影绰绰。因风飞过藿香叶，闻香人已清凉。

经年累月，我已负笈域外，返乡生活，研习乡史。几近三十年后，我一踏旧踪，重游故地，心境迥然不同。

一个夏日的午后，我沿着冒家桥，自南向北，蹒跚独行。一尊仿古牌坊，赫然入目，一横两竖中凸出的造型，如同一顶大官帽。帽额上镌有窠擘大字：集贤，取义群贤

毕集，风云际会。其名起源，可谓佳话，民国本《如皋县志》记述：“王学士宅在崇正坊东。宋王惟熙、王观、王观、王俊又一时相继登第，乡人荣之，名其里曰‘集贤里’。”集贤里的历史，直溯北宋。

悠悠历史，徐徐品读。就像陈老说过，游览皋地古邑，不妨乘船游览，集贤里仅约400米的石板小路，正是一条绵延千年的历史长河，我蹒跚踱步，如泛舟徐行。遗憾的是，集贤里东侧旧巷早已荡然无存，仅余西侧半壁。东侧首个府邸正是20余间连体的明清建筑群——王学士宅：灰砖灰瓦，旧痕苍然；黄门黄板，裂痕隐隐；青踏青踪，踏痕了然。苍老的板门上贴有古朴的手泽——“经传家学，里有名贤”。漫漶的字迹，正是对如皋千年文脉经久不衰的清晰写照。

汉唐至明清，如皋因盐而富、因水而兴，坐拥双城河。两河外圆内方，皋地形似古钱，寓意富国安康。东西走向的贯城大道，南北走向的集贤里，形成一个“丁”字，嵌入古钱正中。丁者，人也。“金龟压纽，代产伟人”，明人刘钟喻如此揄扬集贤里，与“经传家学”交相辉映，画龙点睛，绘出了“丁”字末笔——惊鸿一“钩”。只是一族王氏，五代连出六进士、一状元。其中王观幸获北宋理学先驱、同邑经学大家胡安定亲炙。

在安定先生的启迪下，宋代王氏，明代冒氏、李氏，清代戴氏、沙氏，可谓经学编纂、弦歌济济、甲第重重。天崇五才子之一李之椿，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，左都御史戴联奎，近代实业家、教育家沙元炳……

无不卜居集贤里。那副门联“经传家学，里有名贤”的撰写者，就是清末老翰林沙元炳。他秉承家学，弘扬乡学，蒐集胡安定、王观佚作，创建中国首批师范学堂之一——如皋师范及其附属小学。两座百年老校，就在集贤里的东西两畔，像“丁”上挂起一对重重的文化秤砣，稳定均衡了家乡的人才库。

这不是我的单思臆想，清华大学建筑专家孙诗萌女士来如讲解《认知中国古代城市及其营建》，也说：“崇文重教”是集贤里古建筑群的精魂所在。

思及教育，我瞥过几处民国范的老建筑，履及集贤里10号——嘉庆、道光帝师戴联奎的故居。推门而入，身处一间清代大厅——元镇南王后裔厅门，俗称鞑子府，一座苏中水城中不可移动的蒙古包。直面两侧墙，伫立良久。镇南王是冒氏先人。元末明初，镇南王族裔拒绝力助张士诚，远离宦海，北迁定居东陈，更为冒姓。久经累世为官，冒氏替代王氏，入住集贤里，成为明代如皋第一大望族。侧墙的构造沿袭了蒙古人建筑的特色，仿佛冒辟疆书写姓氏时，特有的笔法：“八二目”——八字形的屋脊，岔下两边；二字形两根深黄色梁柱，一长一短，横于下方，其间均匀分布着三顶蒙古官帽样式的栌斗；屋顶的梁柱中夹着排列有序的目字形黑砖，仿佛一双双巨眼，乜着进进出出的历史过客。那些过客中，自然少不了戴联奎。相传戴府盛极一时，里外里外共有11道大门。鞑子府大厅外有处小天井，又可作过道。过道尽头便立着一道戴府大门。久无人居，门前

甚是荒凉。葳蕤的藤草，仿佛叟翁返老新出的发须，悬挂在门檐上。棕枝翠叶的间隙里，精美的砖雕隐约可现。木板门禁不住风吹雨打，损裂的竖痕，次第排列。门前下方一对白中绣红的石鼓，保存完好，仿佛车轮，载我驶向历史。定睛伤痕累累的大门，我仿佛望见戴联奎的旧袍。彼时，戴联奎先中解元，再取进士，入职大内。父亲让他丢弃破衣、换上新装，他心中不舍念旧，即刻婉拒。他的清俭身教，或多或少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节俭的皇帝——道光，也影响着一代代如皋文人。

波谲云诡，天雨突如其来。我从冥思中醒来，跑出10号，躲在毗邻的清朝进士袁祖安故居前的窗檐下，凝望顷刻倾盆而来的大雨。水汽沉沉，水雾弥漫，儿时游玩的巷东李之椿花园，已然成为眼前朦胧的咖啡店。故交袁鹰（田钟洛）老人的问话，夹杂着雨声，回响在我的耳畔。淮阴田家与如皋冒家情谊深厚，可谓世交。无论书信抑或面谈，他都向我询问过集贤里（冒家巷）的近况。只余半壁的集贤里，令我的回答，满是无奈。那份无奈就像一滴雨落入历史的大河中，疾速地流向远方。那位冒家的诗友——钱锺书先生早已唏嘘：晚叶犹飞风不定，啼鸠忽噤雨将来。自然的风雨，人都无可奈何，又何况历史的风雨呢？

雨过天青，一缕夕阳射入集贤里西侧的尾巷中，此巷深处有冒家。阳光洒在拐弯处稍稍倾斜的灰色砖块上。那墙，像冒辟疆鬻字易酒的佝偻背影；那光，像家乡千年文脉的熠熠余晖。

早当家

□天潼

父亲对于他的教育能力曾颇为自信，当年放眼同辈亲友的儿女，他常常叹息说那些孩子都养“废”了，将来绝对不是自己儿子的对手。

父亲一贯认同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比如我大哥、二哥上小学时就会买菜做饭生炉子，极大地减轻了父母家务压力。而他们的那些小伙伴，许多参加工作后还不会做饭，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。

然而世事难料，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养“废”了的孩子，后来出息了。有的一路晋升，人到中年已在单位身居高位；有的经商发迹了，住上了别墅开上了豪车。我们兄弟几个不可谓不勤奋，每天忙忙碌碌、勤勤恳恳，最终只不过混个温饱而已。当然本来这是很多人的正常状态，但无奈这离父亲对我们的期望太远。失望之余，父亲曾一度自我安慰，认为人生如同马拉松，儿子们“下半场”尚有翻盘可能，然而到他临终前，大哥已经退休，我们也快了，可以说基本上败局已定。

何以我们这些父亲认为“早当家”的孩子，长大以后平平无奇？近日看了一位教育学家的分析，终于明白这种所谓“早当家”，只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生活技能。这些技能对于走上社会后事业发展，并无实际用处，除非立志于从事家政服务行业。普通人家的孩子，最欠缺的往往是为人处世的能力，而这恰恰是我们人生路上的拦路虎。

二哥很早就从国企下岗，干过各种各样的行当，退休前在某仓库当搬运工。靠山吃山，他常带回一些库存货，大多是“名酒”。这些“名酒”做得粗糙，用指甲刮一下，酒瓶子上的字就能刮掉一点。二哥拿着这些东西四处串门，当礼物送给亲友，可想而知谁又会真心对待他？

社交不是拼“广度”，朋友不是论数量。有些社交，效果还不如与人少交往。成为“初老族”之后，我渐渐领悟到了这一点。回顾已经走过的半生，许多往事不堪回首。比如交情一般的朋友，人家说句客气话“上我家来玩。”我就真去了，有时不远千里，害得人家消耗精力还破费不少。好在我觉悟得还算早，近些年收缩交往面，维护好了一些老交情，晚年不至于太孤单。我周围有几个“社牛”（不是全部），看似朋友遍天下，其实一个真朋友都没有。

仔细回想起来，有几个父亲看不上孩子，待人接物的成熟度，30岁时已经远超我们现在。如果烧火做饭就是“当家”，不会当家在如今并不紧，请个钟点工、保姆就行了。

其实如果调整一下期望值，将培养孩子的目标定为让他们成为有生活情趣的普通人，那么父亲临终前也不会那么失望。说到底他还是见识少了，他所期望的成功与做家务之间没有什么关联。



莲藕肥 CFP供图

雨夜往事

□陈汉忠

记不清哪一年，海门中医院的老门房拆除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颇具现代气魄的门楼，还有镌刻着“海门市中医院”六个大字的标志墙。这一变化却在我的心海激起一阵阵涟漪。

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还在读中学的我利用假期在江心沙五七农场打工。工期结束的那个傍晚，我与伙伴合骑一辆自行车回麒麟长西周家宅，没料到半途轮胎被扎破，接着又下起滂沱大雨。当时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我们只得硬着头皮，推着自行车，踏着泥泞的小道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。我不记得那段路究竟有多长，反正踏入县城时，已近午夜。

那时县城不比现在，虽然大街上亮着灯，但店铺都已打烊，偶有几个打伞的男女走过，只有一家药店还开着门。我俩在街上游荡，肚子在咕咕叫，可就是没见有卖吃的。我们漫无目的地行走在残留着一摊摊积水的街道上。突然，前方亮灯处闪出一块白色的木牌，上面一列黑字：海门县中医院。我突然想起，外婆家隔壁的雨风舅舅，工作单位不就是县中医院吗？我虽没来过这，但常听妈妈提起。我心头一阵兴奋，立刻撑住自行车。只不过还是有点担心，半夜三更的，偌大一个医院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到哪儿去找呀？他会不在呢？担心归担心，但此时也顾不得了。我走上前去，使劲敲着值班室的大门。一会儿，门开了，出来一个披着旧棉袄的老人，睡眼惺忪地问：“找谁呀？”中医院夜

间没急诊。”老人误以为我们是求医的了。我赶紧说：“找周雨风，他是我们邻居。”老人一听马上把我们让进屋去。见我们浑身上下没块干的，连忙先给倒了热水喝。等我一五一十说完原委，老人似有点为难，揉揉眼睛说，真是不巧，明天是礼拜天，周医生下午回麒麟了。我一下怔住了，满怀希望却突然扑空了。见我们一脸失望，老人思忖了一会说，你们先等下，转身回到里屋，好像跟里面的人低声说着什么。很快他又回到外屋，对我俩说，这大半夜的，外面也没吃的了，我让饭堂师傅给你们弄碗热泡饭充充饥。

给我们弄饭吃？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老人与我们素不相识，凭我们那来路不明的样子，他没撵我们出门就不错了，现在还找人给弄吃的，我心里不由暖暖的。这时，里屋的食堂师傅也被衣出来了，这是一位胖乎乎的中年男子，喊老人“叔”。他没多说话，把我俩领到后面平房的饭堂里，里面摆着十几个方桌。他给我两套碗筷，隔着中间的大玻璃，见他开启封闭的煤炉，往大铁锅里盛了点米饭，又从关着的柜子里端出两个半盆的剩菜，往饭锅里舀了几勺，又加了点水。不一会，一大盆热气腾腾的汤菜泡饭就端上了桌。我记不得自己是怎样狼吞虎咽地吃完这顿饭的，反正这是一顿我从未吃过的美味。

不知怎的，饭堂师傅没跟我们提饭钱的事，估计会找雨风舅舅结账吧？正在我胡乱猜测之际，值班老人领了一位年轻的女护士进来，让我俩跟她走。我们跟着她七拐八转地到了一个堆着好多棉被的房

间，似乎是仓库。女护士已在两张床上铺好了被子，还送来了暖瓶、脸盆和毛巾等。原来在我们吃饭时，老人已经联系了值班的护士。

这一晚，被窝里很暖，我也很累，伙伴一会儿就传出了鼾声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不知是因为吃得太饱，还是因为被这意料之外的温情深深感动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们起床后没见着那位安顿我们住宿的女护士，到门口时值班老人也不在，替班的说他家里有急事刚离开。犹豫了一会，我们只好先走了。事后想想觉得有点不应该，哪怕留下一张小纸条表示一下感谢呢！许多年后，我还在为我们那时的不辞而别后悔不已。

或许，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他们对自己的善举也并未企求回报。但值班老人的善良、饭堂师傅的热心，还有病房女护士的周到，都让我终身感恩于心。我每每想起，都会真诚地在心里向他们道声“谢谢！”不管这样道谢多少次，都似乎有点迟了，但这却是我发自肺腑的永远的感激。这件事像一股清泉，常常在我不如意时滋润着我的心田。这些素不相识的热心人也许没有想到，他们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烙上了深深的印记。他们的善举让我体会到，无论人生之路怎样的艰难曲折，人可以放弃很多，但不能放弃一颗善良的心！



好家风照亮人生路

□马国美

俗话说，养儿方知父母恩。我是女儿，也是母亲。我在母亲的怀抱里长大，如今儿子在我的怀抱中渐渐成长。成为母亲让我对“母亲”多了一份深刻的敬意与感情，也更加理解了我的母亲。我发现母亲的行为潜移默化影响着我，让我深知勤劳、节俭、孝顺、善良家风的重要。

母亲教会了我勤劳。爷爷奶奶身体不好，父亲忙于在外工作，母亲就挑起了家庭的重任。我从小就看到母亲每天早起起床，洗衣、煮饭，再急匆匆地去上班。那时家里有五六亩地，下班回来母亲没有半刻休息，干活干到天黑才回家，农忙时节经常半夜起床打稻谷。母亲既要上班，又要种地；既要照顾老人，又要拉扯我，巨大的压力使母亲吃了不少苦，但我从未听她有过半句怨言。童年起，我就学着母亲捡棉花、插秧苗、扎稻把、收稻谷。至今20多年过去了，母亲劳作中一直带着的略显疲惫的笑容深印在脑海，一路鼓励着我努力拼搏。

母亲教会了我节俭。靠着父母的勤劳，家里还算富裕，可父母却一向节俭。母亲会缝纫，我初中之前的衣服、鞋子都是母亲亲手做的，翻看小学时期照片，我身上的衣服都很整洁、得体，而她自己却很少给自己做衣服。母亲常说：“钱要花在刀刃上。”她对自己很苛刻，对待长辈却很大方。爷爷奶奶身体不好，给他们看病、买营养品母亲从没有不舍得。节俭是一种生活智慧，母亲说：“钱多有钱多的用处，钱少有钱少的用法，要想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，就看你怎样去安排和计划。”

母亲教会了我孝顺。“百善孝为先”，记忆中，母亲从没有和爷爷奶奶红过一次脸，精心照料着老人，特别是在他们生病的时候，喂药喂饭、端屎端尿，无怨无悔。记得那年奶奶病重，父亲又因为腰伤在县中医院住院，妈妈每天两头跑着照顾，辛苦至极。那时我刚工作，有一回下班，我到卤菜店买了10元钱（对于那时的我，10元可不菲）肴肉带给奶奶吃，奶奶红着眼睛说，“宝珍（母亲的名字）把儿教得好啊！”奶奶临走前拉着母亲的手，嘴里说不出话，就是拉着不放，我知道她感谢母亲为家庭的尽心付出。我在中师上学时，听闻姑姑经常提起此事，说我上学时就很懂事。

母亲教会了我善良。小时候，邻里关系不和的现象很多。记忆中，父母没有跟邻居吵过架，哪怕是吃些亏，也从不与人计较。邻村里有个傻大个，经常到人家去要吃的、要点买烟钱，多数人见了都避让、不理睬，每次到了我家，母亲都会拿一些吃的和一点钱给他，从不嫌弃。母亲人缘特别好，也很受人尊重，邻里亲戚中没有不夸赞她的。受母亲的影响，我也养成与人为善的生活方式，不计较、不埋怨，努力做一个温暖的人。

母亲，感谢您传给了我勤劳、节俭、孝顺、善良的好作风，我也会学着您，以身作则、身体力行，让良好的家风世代相传。

我的祖父

□王树堂

近些年寺街、西南营街区的保护和历史文化的挖掘、传承，使得我祖父当年闻名通城的油漆技艺，渐渐重现世人视野。因而，我整理小万卷楼废藏，努力翻寻祖父的遗存，却发现经多次迂回后资料湮没。

祖父王福，字贤，生于通城东灰堆坝。年轻时拜师学艺油漆，包括漆刻工艺，练就了好手艺。出师之后，独撑门户，有了自己的作坊和门市部，凭出色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赢得大量客户，绝活是做堆灰制匾工艺，在本城同行中首屈一指。他对生意无论大小一视同仁，童叟无欺，大家尊称他为“王福爹”。由于长年操劳，加上生漆和某些化工原料的刺激，祖父一直受胃病折磨，终至英年谢世。

我从祖母和老一辈那里获悉祖父生平点滴，苦苦搜寻，只有一件祖父代表作尚存，为手制堆金双钩刻制《福字匾》，匾的背面板上有祖父手刻文字曰“民国十四年暮春张奢写”，由此可推断此件乃张奢公手迹。

我没有翻车

□刁李娟

我刚毕业时，在教师岗位的竞争上岗中惨遭淘汰。悻悻然前往人才市场。招聘会人山人海，一个职位有许多人抢。我无经验，专业与需求也不对口，纵使挤得汗流浃背，也没获得机会。

肚子直叫唤，罢了，就近买个快餐先垫一垫。路上商店琳琅满目，忽然瞥见一家酒店的广告，说聘服务员若干，我自信满满地找到人事经理说明来意。她只瞅了我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不适合这个工作，端汤时你的眼镜片会起雾。”炎热的夏季，我感觉到了从头到脚的冰冷。原来我这个本科师范生，连端盘子的工作也没有资格做。我无言以对，转身离开。

“小姑娘，你先别走。”人事经理喊住了我，“这样啊，我看你镜片度数不低，想来是读书人。我们有个收银员老家有事，昨天离职，今天招聘信息我还没来得及张贴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马上上班。”哎呀，峰回路转，于是，我由一个资深的收银员大姐带着学习工作流程。任务不重，上手容易。

自然，收银员不是我的归宿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在家复习资料，希望来年考编能顺利。我不愿给人留下暂时打工的印象，所以隐藏真实意图。一来二去与收银员大姐熟稔了，她让我吃吧台上的水果、饮料。起初我不敢，后来禁不住她的诱惑，浅尝了几次。哪曾想，她竟背着我偷偷录像，并反馈给人事经理，我被开除了。有人告诉我：“你是大学生，她怕你抢风头，取代她的地位，所以出了损招。”哎，刚涉世的我竟入了别人的圈套，全怪她？未必，也怪自己立场不坚定！

当我迷茫时，大学同学明打来了一个电话，说他们学校正缺一个语文代课教师，问我愿不愿意做，因为薪资较低。我哪敢犹豫，立马接下。几个月的折腾让我坚定了信念：做本职工作、当教师是我最好的出路。薪资低，却可以学起来，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。

于是，完成本职工作后，我就去听课，向同事们请教。平时扫地、打水，我非常积极。大家也很照顾我，为我的考编出谋划策，建议我购买适合的资料。买回整整一堆书，我便是全部看完。别人只备重点课，我却通通都备。一人对着镜子练习面试，从紧张到游刃有余。临考前，老师们还特意为我模拟了一次实景面试，给我提建议。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如愿以偿。